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二十一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伍舉實遣之

左傳襄廿六年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案下文聲子曰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湫舉爲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

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八十曰耄

易離九三則大耋之嗟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耄王肅云八十曰耄又詩車鄰逝者其耄傳耄老也八十曰耄正義曰耄老釋言文孫炎曰耄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億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又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憒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釋文八十九十曰旄本又作耄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射義耄耄好

禮注耆耄皆老也又旒期稱道不亂者注八十九十日旒百年日期頤又左傳僖九年以伯舅耄老加勞杜注七十曰耄正義曰釋言云耄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爲耄釋名云八十曰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又公羊傳宣十二年使帥一二耄老而綬焉何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解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耄字誤耳案說文耄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从老耄年八十曰耄从老省从至耄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則八十曰耄說文與毛

詩傳同當以此二文爲正

禮室謹案鹽鐵論孝養云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

次公說與毛許同

蓋古本禮記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毛許據

之鄭注本則無曰耄二字故曲禮注不解耄字或又益

之鄭本陸氏所以斥爲妄加也

鑄堂謹案八十曰耄與王肅易注合疑此禮記

係王肅私加

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鄭司農云

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

者他皆不坐杜注左傳隱四年昭元年並云八十曰耄

孔子家語觀鄉射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王肅注八十九

十曰耄皆與鄭本禮記合然易注以耄爲年踰七十則

鄭意亦以耄爲八十矣王肅易注劉熙釋名郭璞爾雅

並云八十是也馬融服虔杜預皆以爲七十蓋如春秋正義說經無明文故也據爲舍人云六十之稱未詳所出而何邵公從之知非無據矣徐疏云今曲禮七十曰耆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六十曰耆不作耆故下云或者此耆字誤也依說文九十曰耄耄當爲羣玉篇羣莫報切邁也九十曰羣耄同上亦作耄知耄爲羣之俗矣書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耄本亦作羣汗簡中之一載羣字云見尚書羣卽羣字之譌知禮記耄字亦本作羣矣陸德明以耄耆考孝等字皆从老省因於尚書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呂刑百年耄荒毛詩

行葦傳耄期稱道不亂抑亦聿既耄周禮司刺再赦曰
老耄左傳隱四年老夫耄矣昭元年老將知而耄及之
耄字俱作耄不知老字上本从毛今下復从毛無以下
筆據毛詩行葦傳周禮司刺禮記曲禮射義知古皆假
借作旄也

說文从部
旄幢也

白葦央央

詩六月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旄者也釋文白葦本又作
旆蒲貝反繼旄曰葦左傳云蒨葦是也一曰旆與葦古
今字殊正義曰釋天云繼旄曰旆故云白葦繼旄者也
葦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葦旄旌亦旆也

又泮水其旂棨棨傳棨棨言有法度也釋文伐伐蒲害
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棨正義曰我觀其車之
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棨棨然有法度又
羣經音辨卷三伐伐旂兒也蒲害切詩其旂伐伐今文
作棨據此知六月白旆央央陸孔本皆作白棨與定四
年左傳同爲假借字陸氏所見本有作旆者恐是後人
改從正字而今本遂從之也泮水其旂棨棨本不與六
月白棨同據釋文羣經音辨皆作伐伐正義當亦作伐
乃陸氏所見已有作棨者而今本又誤從之竟與旆之
假借字無別矣

莊十八年秋有蜚

五行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蜚劉向曰爲蜚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蜚蜚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處有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蜚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弑之禍嚴不寤遂取之人後淫於二叔二叔曰死兩子見弑夫

人亦誅劉歆曰爲蜚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蜚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

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
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氏云
蠶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
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左傳秋有蠶爲災也正義曰
洪範五行傳曰蠶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
故其地多蠶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與漢志載劉說同
又引陸機毛詩義疏云蠶短弧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
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
射景或謂含沙射人人皮肌其剝如疥服虔云徧身獲
獲或或故爲災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

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

斲瘍

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注折瘍踈跌者釋文折瘍劉本作斲同時設反案說文艸部斲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斲籀文斲舊作折非下同从艸在久中久寒故斲折篆文斲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作斲爲古文當從之注疏本誤作斷

羞服之式

周禮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注羞飲食之物也釋文羞服于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成

作膳釋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干寶唐賈公彥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

實見間

禮記雜記上醴者稻醴也甕甗簠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釋文實見音閔廁之閔棺衣也注向閔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閔二字其爲闕字音古辯反正義曰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甗簠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故云實見閔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

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
夕禮又云藏苞箝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
甗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舊讀內者則見內是
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案覲字雖有誤分爲見閔二
字者然據注云藏於見外椁內則知鄭本作見閔不作
覲也正義引儀禮可證彼注有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
棺柩不復見矣賈疏云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
見是棺柩不復見也則見爲棺飾益明矣陸氏所引一
解非也

濟濟者容也

禮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釋文濟濟者容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容以遠同漆漆者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正義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

交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容有其

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或容爲客字則是遠

義

舊作義遠
今乙轉

何須云客

此容字舊
誤作容

以遠又容以自反與

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
容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案此當從正義本王肅妄
改容字以破鄭皇侃義疏從之非也孔仲達謂皇氏既
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守其邱於
此見之釋文從皇本故亦作客家語公西赤問篇子貢
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王肅注威儀容止今
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

注言賓客疏遠之客也漆漆者以自反注謂安辭之客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案家語容也遠也必本作客也遠也故王肅注以客也爲賓客之容以遠也爲疏遠之容下容以遠亦作客以遠有禮記釋文可證今本家語作客又後人據禮記改也禮記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家語作漆漆者以自反無容也字蓋王肅亦知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不可通故以容也自反也之容刪之於家語似爲本無此容字以混其私改之迹下若容以自反容字亦當衍蓋王肅旣改禮記以破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聘禮注使之將

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人釋文使之將子匠反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釋曰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案公羊傳作使之將無兵字禮注本公羊傳故陸以爲後加賈疏蓋已作使之將兵矣

猗重較兮

詩淇奥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

尸必式正義引詩云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
而以楚霸楊注詩曰倚重較兮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
注毛詩曰倚重較兮案說文倚依也依倚也疑今詩倚
字从犬者譌然釋文作猗云於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
依此重較之車兮似本从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
孔皆从犬旁爲倚之假借字開成石經亦作猗說文繫
傳較字下引詩猗重較兮羣經音辨犬部云猗依也於
綺切詩猗重較兮然則自六朝以及五代至於宋初皆
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从犬者尤爲信而
可徵也

敢告不寧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對楚王曰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驪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驪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驪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驪不同也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

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杜意以爲與魏解相似而規杜非也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止應云不寧君命之辱不當於不寧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既敢告不寧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故其言甚當正義曲爲回護非也又毛詩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然則此不寧寧也依本解亦通不必定訓爲傷

南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已

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
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注云其辭未得
聞也者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
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
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
經故言未聞也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弦之琴而歌
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案爾雅釋天
及毛詩凱風傳皆云南風謂之凱風詩正義引李巡曰

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蓋南之爲
言任也任養也能長養萬物則物皆凱樂或以爲長養
之風或以爲凱樂之風鄭康成李巡高誘熊安等義並
同據高注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乃王肅增加家語
以鄭爲失妄孰甚焉正義以熊氏爲非當由誤會熊意
爲卽指國風凱風篇也史記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
者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愠兮
蓋卽王肅禮記注旣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也
兩足不能相過

春秋穀梁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

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釋
文兄輒如字或云音近繫左氏作繫綦音其又其冀反
劉兆云綦連併也跗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
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單本釋文作繫糾謬今從舊刻注疏本也案說
文馬部馬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繫馬或从糸執
聲則輒當作𦍋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
能馳走左氏作繫者帶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𦍋之
同聲假借字也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蹶當從宋
刻注疏本作蹶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
从取也丁度集韻蹶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蹶足不相過

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𠂔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
足不相過廣韻廿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
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𠂔疑非是案玉篇廣韻五
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
今穀梁傳能爲衍文

詩古文今文

毛詩爲古文齊魯韓爲今文古文多假借故作詁訓傳
者以正字釋之若今文則經直作正字今指示數則於
此俟嗜學者推闡之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
詩作能不我狎釋文毛詩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
作是用不就韓詩外傳卷六毛詩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莖也韓

詩作莖之秣之

義云推今莖字也釋文云莖韓詩云委也故知韓詩經作莖而訓爲委

毛

詩大明俛天之妹傳俛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

釋文正義毛

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

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

傳施施難進之

意韓詩作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

是今文皆以詁訓代經也

鏞堂謹案毛詩抑洒掃庭內傳酒灑也韓詩作灑掃庭內見韓詩外傳卷六毛詩宛邱子之湯今傳湯蕩也三家詩作子之蕩兮

然韓詩防有鵲巢誰俛予媿媿美也見楚辭章句卷一

釋文毛詩作誰俛予美又疑韓詩爲本經蓋詩四家毛爲

最然三家各有傳授其足互相考正者不少但存乎好

學深思之士耳

不衰城

五行志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呂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
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
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
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春秋公羊三月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
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寸宋仲幾不治
所主釋文仲幾本或作機不衰素戈反一或作蓑一音
初危反解云謂不以蓑苦城也公羊之義以爲昭三十
二年城成周者旣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

似左氏方始欲城耳案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
城說文衣部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也
詩無羊何蓑何笠止當作衰釋文與唐石經从艸公羊
釋文亦云或作蓑今注疏本同俗字也衰城之義當從
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
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玉篇衰先和切雨衣
也今作蓑又史追切
微也又初危
切等衰也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
韋注云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
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矣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
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

顏注正合徐疏謂昭卅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裝而
已此臆說也

仲幾左公穀及漢志
並同釋文或作機非

昭廿四年日食

五行志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
為猶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劉向曰為自十
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
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
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曰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曰
為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
左傳

作將水此
以義言之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

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為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案杜注云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

陽將狼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以下是漢

氏說儒左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

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

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

成王若曰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釋文王若曰曰字諸本皆無今案

當有補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

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

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諡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

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
錄書者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
皆爲妄也據此知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
雍所注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卽歐夏大小夏侯今文亦
作成王義雖不同其經有成字則同也晉出尙書號稱
古文乃與古今文俱不合何耶正義意在回護僞孔因
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蓋反以有者爲誤矣
不知尙書亦每言成王顧命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
安民立政曰成康王之誥廉王旣尸天子馬本此句上

更有成王崩三字皆見釋文晉出古文於凡言成王者皆刪之陋矣此當從馬說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說文冽寒兒

詩大東有冽沆泉傳冽寒意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

栗冽

今七月誤作栗烈當從此所引

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

從冰案今說文欠部無冽字有瀨云寒也从欠賴聲據

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冽字古冽瀨聲同

詩思齊烈假不

取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疾論語子張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云厲鄭讀爲賴

說文蓋以冽

爲正字瀨爲重文今本脫落合始得之李善注文選嘯

賦引字林冽寒貌本說文也高唐賦注引作冽寒風也

風字誤唐石經泐字誤从水毛傳
寒意也正義本作寒氣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一

經五千六百九字
注四百廿三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二

武進學生成斌琳玉林

仲秋鳥獸毛毼

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毼毼因其
良時而用之釋文進音毛毼先典反釋曰云中秋鳥獸
毼毼者此是尙書堯典文案說文毼部翬羽獵韋袴从
毼弁聲變或从衣从肸虞書曰鳥獸變毛毛部毼毛盛
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毛徐鉉本作毼徐鉉本作
毛案說文毛毼毛也髮也則小徐本是毛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
從毛先聲讀若選據此知尙書仲冬鳥獸毼毛古文作

鳥獸廢毛仲秋鳥獸毛琕古文作鳥獸毛璉鄭注周禮亦云中秋鳥獸毛璉與說文正合蓋許鄭皆本壁中古文故所見同也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琕字於璉旁寫者誤入注中或覺其難通反誤認璉爲毛字之異因刪毛字遂璉琕連文蓋唐時本皆如此故陸賈不能辨之而釋文以璉音毛爲尤誤璉字从毛隹聲若因从毛而音毛則凡字書毛部字皆可音毛矣恐陸氏誤不至此也孔傳本仲冬作禘者俗字仲秋作琕者與璉聲相近義通說文引作璉毛但毛字誤倒在下耳其爲毛琕之異文則無可疑者乃唐韻璉人勇切是誤作仲

冬鳥獸禘毛矣余昔撰尙書集解亦謂璉當爲而尹切不當爲人勇切疑所引書卽仲秋毛琬駁文今考之周禮注益信前說之確玉篇璉而勇而允二切衆也聚也禘同上此不特非顧野王原書恐并非孫強竄改者矣廣韻十七準璉毛聚而尹切較之玉篇學識爲遠勝

王肅聖證論

三國志王肅傳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沖傳云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謂孔晁輩占荅以間又

道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
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案聖證論唐人義疏及
杜氏通典皆引之余幼爲困學鈔時嘗彙輯之而未全
備茲見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馬昭張融孔晁四人論難
較他書爲詳爲校訂之以詒嗜古者媒氏令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

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

凡娶判妻

入子者皆書之

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

媵姪娣不聘之者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注中春陰陽交以於是成昏禮順天時也於是

時也奔者不禁

注重天時權許之也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注無

故謂無喪禮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已葬小功既卒哭可以同子娶妻

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王肅曰問室

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

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

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

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

見本命篇男

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

家語作而

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

禮言其極亦不是過

家語作不是過也

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

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

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

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

見大戴禮記

中古

舊說古字據大戴禮記補

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

今大戴禮記作合於五也中節也盧注合於五

十此蓋略引

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

大戴禮記下有備於三五

合於八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

於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

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

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

見文十二年

尹更始云

西漢說穀梁者字翁君汝

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

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

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

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

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

鍾堂謹案舊誤作夫婦茲從通典嘉禮四所引校正

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

獸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

蓋本馬季長張融關盛衰說

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

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

國語越語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

七嫁可知也又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

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

志租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婚類引聖證論云嫁娶古人

皆以秋冬此文有脫誤

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疑二月詩東

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

也十月

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無十月二字正義引玉肅云謂十月也然則此十月二字即

王肅所加

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

此綢繆篇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

又云時

尙暇務須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

家語云羣

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此疑當作而為生育之始

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

失也孫卿曰

見荀子大略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荀子云冰泮殺內十日一

御楊注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案此作殺止恐因下引螽詩傳而誤

詩曰將子無

怒秋以為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土

如歸妻待冰未泮為此驗也而元云歸使之來歸於己

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

曰旭日始旦何用哉

此肅設為問難以申己說

詩以鳴鴈之時納采

以昏舊作感時而親迎而周官申春令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

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東門之

同引作農業與婦功相對今家語作農業起昏禮殺於

此又曰冬合男女春班爵位也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

揚正義所引同今據改禮記禮運本作合男女頒爵位

冬春二字是肅所加以難節者又以上皆王肅論以下

皆馬昭難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春日遲遲女

心傷悲七綢繆束芻三星在隅綢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我行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東詩殷頌曰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元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

親往元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

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夏小正曰疑二月冠子

嫁女娶妻今夏小正無嫁之時秋以爲期此淫奔之

詩此下是夏小正曰二月緩多土女夏小正交昏於仲

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當作五爻

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處仲春

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

隨從傳云卿大夫之妻待在塗見采鼈者以詩白輿又

云土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說舊作詩云土如歸妻我尙

及冰未泮

泮字情無今補

定納其篇義云

篇義謂詩序

嫁娶以春陽

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

當作時令篇云

今管子

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

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月女以及

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

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

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

當作無仲

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四時嫁娶

何自違也

也字當在之語下

家語冬合男女

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

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月中嫁娶時也

綢繆

箋云三星心星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

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失則三月之未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有女懷春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倉庚于飛箋

不得其時

耀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

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箋云

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所以悲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蔽芾其樛箋云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

之歌小雅我行其野之歎此春娶之證也

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

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當作嘉

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年二十春盛而不嫁

至夏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詩序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箋云揚葉群群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
春之月又唐風序綢繆刺昏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元說云嫁娶以仲春既

有羣證

此下是賈疏引孔晁申肅之辭

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

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蔽
芾其樛喻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
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
鄭元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

章義癩惡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癩惡以示民厚則民情
不貳釋文章義如字尙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正義曰言

為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瘡病之也據此知禮記本作章義不與書古文畢命章善瘡惡同梁皇侃本作義故陸氏據之開成石經亦作義今本作善因書古文亂也

案正義云言為國者則家字衍文

投壺復句衍字

禮記投壺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釋文請為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

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
定本無此一句又正爵旣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
從二馬以慶注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
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案
注言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此卽所謂一馬從二
馬也如上文本有此句則鄭當於上注之不得至此方
釋也宜從定本爲是俗本蓋因下誤衍釋文從定本正
義從俗本上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釋文云以二矢
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別有案四字當有惟
今本問字爲
衍文釋文無

隱三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

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已

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孤壤之戰隱公獲

焉滅戴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為

置戴州焉載故隨室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已為正當作月二

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

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其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

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

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麻不正置閏不得其

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

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案漢志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又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與董劉義皆合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以待能筭者定之

鞠窮如也

儀禮聘禮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投志趨注孔子之執圭

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
有循釋文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又羣經音辨卷三鞠
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
本作躬據此知儀禮注本作鞠窮躬蓋古聲借字故釋
文作窮音辨本之賈疏作躬陸云本亦作躬恐皆依今
論語所改

昭十七年日食

五行志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爲
時宿在畢晉國家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呂弑死
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曰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左氏傳平子曰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
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
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
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
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
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
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曰

爲六月二日魯趙分案所引說曰云云是西漢儒左氏
舊說晉杜預注多本之而猶有疏漏未盡者

薄狩于敖

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

毛刻文選作薄注今

從明刻五臣注本又狩作獸當是後人依今本毛詩改如李本作獸當云狩與獸同矣

又水經濟

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酈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

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于敖

廣圻案初學記廿二引薄狩于敖

鄭

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也芟苜薄言采之傳

薄辭也箋云薄言我薄也可證古狩獸通書序武王伐

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云罷兵西

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是司馬子長以獸爲狩矣考唐石經作搏獸于敖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舊音傳單本釋文作音付今從注疏本是釋文亦作搏獸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是孔氏亦作搏獸又之子于苗傳夏獵曰苗正義云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正義祇引上文駕言行狩而不引此薄狩于敖益知孔本作搏獸矣

肅肅馬鳴

詩車攻蕭蕭馬鳴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卽於肅

蕭上改爲蕭蕭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肅肅馬鳴悠悠
旆旌言不謹謹也以經本作肅爲肅然清靜意故云不
謹謹若作蕭爲蕭涼蕭條則入近人辭氣矣或謂旣馬
鳴矣安得肅然清靜蓋天子親田土馬衆盛徒御囂囂
今而聞肅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形是於極煩擾
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矣故爲不謹謹當從石經原刻

侈兮侈兮

詩巷伯侈兮侈兮成是南箕傳侈大貌南箕箕星也侈
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
侈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

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侈兮
哆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侈兮案詩考引說文知毛
詩本作侈兮侈兮古文借侈爲侈故許君於金部引詩
鑑堂疑是侈
讀若詩侈兮其義則以曲侈鬻鼎爲正也呂東萊讀詩
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
僞欺人不可據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
崔氏之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遺文蓋亡於唐末此條
當卽竄改說文爲之理雖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
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無是字當從之侈大貌南箕箕
星也此先釋經哆字南箕字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

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興之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益侈大之興斯人昔有小嫌讒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所云因卽目哆言之斯經哆在侈下之證箋云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哆大貌以釋哆分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分則南箕箕星也五字何又錯於哆兮侈兮之間此由於不通詁訓不諳毛傳文句故誤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卽奢侈義

說文侈奢也

世所共曉故略之哆大

貌指南箕之舌言與說文哆張口也正合玉篇口部廣

韻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哆然寬大
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
又釋傳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言當
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
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孔本已倒釋文哆音在上侈音
在下開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
哆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

相近於坎壇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爲禳祈聲
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

寒於坎暑於壇釋文相近依注讀爲禳祈如羊反下音
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
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
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於坎壇
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孔叢子亦僞書朱子云其文
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琳考此書解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與僞孔及王肅合書正義
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孔子家語言禋于六
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句必作祖迎於坎壇
今家語非完書故無此文謂皇矣正義引家語亦無孔仲達所

據唐本有之嘗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蓋三書皆託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鄭說而申己意駁鄭氏非而證己是者無不於此取之故三書卽肅之罪案也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爲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用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書正義推測之也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以證之復恐後人并疑家語爲己所私定故又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勞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古人語氣急

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不寧以不康爲豈不康書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云試不可用而已是尙書以可爲不可也論語陽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論語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也皆古人語急反言之證何氏云楚俗語者舉時驗以證之耳

舜典音義考

尙書音義非陸氏原書昔人已言之余反覆舜典一篇知此爲後人竄改者尤甚陸德明用王肅堯典注與孔

仲達用姚方輿本不同姚雖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亦
必有與王肅不同者如主云上帝天也姚意亦以上帝
爲天而無上帝天也之文王云禋絜祀也姚云精意以
享謂之禋王云輯合姚云輯斂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
姚云律法制王云藝禰也姚云藝文也王云四朝四面
朝於方岳下姚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冑子國子
也姚云冑長也教長國子序九共九篇彙飭下王本有
汨作九共故逸六字正文其法也三字注而姚本皆無
且云凡十一篇皆亡於此具見王姚之注文義不同或
義同而文異陸氏旣據王本則所音王注中字必有姚

本所無者如孝經音義所音鄭注多不與唐明皇注同
可證也乃檢釋文所出之注無有一字出姚本外者則
爲後人據孔本以刪改可知今卽據孔本證明之釋文
有八元八凱音義因姚云舉八元舉八凱也有來朝因
姚云四方諸侯來朝也有愆字因姚云不有迷錯愆伏
也有墳衍因姚云羣神謂邱陵墳衍也有巡行因姚云
巡行之也有燔字因姚云燔柴也有瀆字因姚云四瀆
視諸侯也有纁字因姚云諸侯世子執纁也有還字因
姚云復還也有華字因姚云西岳華山也有榎字因姚
云扑榎楚也有裔字因姚云崇山南裔也有縉字因姚

云縉雲氏之後也有饗饗因姚云號饗饗也有匏字因姚云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有故復因姚云故復至文祖廟告也有之長因姚云元善之長也有剝荆大辟因姚云五刑墨劓荆宮大辟也有三處因姚云臨刑當就三處也有於朝因姚云大夫於朝也有喉字因姚云納言喉舌之官也有令字因姚云不令相從也幾似陸本與孔本同正爲姚方輿作音義矣可怪也馬氏文獻通考載崇文總目云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則刪改釋文以從孔本者出北宋陳鄂手此其明證

也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此禰字陸氏當為作音

後人見姚本所無因刪之又讒切韻士咸反殄切韻徒

典反切韻陸法言之書德明與法言時世相近不宜引

用其書阜陶謨悖切韻都昆反憇切韻若角反禹貢絲切韻祖積反泰誓上嗜切韻常利反洛誥棗切

韻博毛反呂刑餘經音義引切韻者甚少此皆竄改之

迹也又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案馬

季長鄭康成所注古文皆作如初王肅依今文據公羊注改

作如西禮此猶毛詩維此王季肅依齊魯韓改作維此文王故陸氏據之方與

本同者謂姚氏從王肅本作如西禮也詳琳所撰尙書

集解

士則朋友

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與大夫齊衰者與士則朋友與釋文作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與據此知此句古本無與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二

經五千七百七十五字
注一千二百八十四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三

武進學生成斌琳玉林

雜記匠人執翽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

舊行葆字

今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

注引雜記曰匠人執翽以御柩鄭司農云翽羽葆幟也

釋曰匠人

舊謂師今改正

執翽羽葆幟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

子之法言執翻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翻無羽葆幢之
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翻是羽葆幢案據周禮注及
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翻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翻
字之義今本誤以翻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
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同今本而賈氏所見
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翻之文後載司
農羽葆幢之訓乃疏中兩授注文皆云執翻羽葆幢牽
台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或
疑其複遂致反刪正文而存注義乎爾雅釋言翻繡也
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篇系部繡羽葆幢也亦作翻皆可

證雜記羽葆爲翾字之訓

鄭氏神童

太平御覽載鄭元別傳曰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爲脩冠禮見卷八百三十九又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燿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見卷八百六十八余嘗欲彙采此類遺文撰鄭氏

年譜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楚命

也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之是也今注疏本載釋文又倒轉之

易輶攸畏

梁周興嗣千字文易輶攸畏屬耳垣牆或讀易爲變易之易誤也案周氏卽用詩小弁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文鄭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釋文易夷攷反屬音燭垣音袁由與輶聲相近或周氏所見

詩本有作君子無易輜言者

二孔孝經說

左傳宣十二年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王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爲文文既據在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已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案傳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之衛也則先孔平直之說得之後孔雖似精密然恐
過巧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
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案古文孝經見漢
藝文志謂孔安國作傳當無其事殆猶晉出古文尚書
也江荀昶晉人尙未之見隋儒劉炫輩何由得之此明
是以光伯僞託此書北宋前已亡逸惟唐人尙有徵引
者今錄以備考唐元行沖孝經正義宋柳載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云脫衣應

唐會要作就

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

要徒

唐會要作塗

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

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云義聯常念先祖述脩其德益天子

之孝也云益者辜較之辭

劉炫云辜較猶槩槩也

非先王之法服

不敢服云服者身之表也資於事父以事母云資取也

分地之利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

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云亦以

相統理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

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

觀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云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上云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諸侯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士大夫大夫有爭臣三人云家相室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

屍內於棺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空域

也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

案水字當衍

復爲市朝之地故卜

之釋文引仲尼居云靜而思道也

案古文云仲尼閒居故傳以閒訓靜舊

唐書卷廿一王仲邱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云

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其

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

籙堂謹案春秋左傳昭廿一年天子省風以作

樂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書湯誥正義曰

孔注孝經圓邱與郊共爲一事

雖少必作

論語述而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
瞽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
或說非是

爲其拜如蹲

公羊傳僖卅二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
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介胄不拜出出禮上篇彼文
蹲作菱字釋文介胄直又反如蹲音存案今禮記作介
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釋文菱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
正合菱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
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菱拜費解據公羊注

則斐拜之拜係衍文

穀梁注禮之疏

穀梁僖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癘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可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釋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旣言罪大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祖之親疏乎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旣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也但陸旣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

注疏本釋文改作周疏不足信

是其識究不能定此條孔勝於陸

盡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旣言盡殺
之復云盜少止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
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
同旣言盡殺之當作旣言盡之標起至盡殺之盜少止
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

敬恭明神

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
文選徒士衡蒼張上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

蘇釋載西岳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麟麟殿未出乎城闕旃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銅堂註案敬恭

明祀承上新年方社言之明神字蓋涉箋而誤張賦易字以韻句耳

般於釋思衍文

詩般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我
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
解之正義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案齊時
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
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
功業勅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臣之有功者故
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若般爲巡守祀四嶽河海之詩
勉誰陳繹思行之乎鄭箋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空
命云與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
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

於得神之功方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
係臣庶而戒勉之也齊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
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緩思以永保神貺然一策
以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卽在王保亦當爲衍文

匹馬踦輪

公羊傳僖卅二年晉人與姜戎要秦師于殽而擊之匹
馬隻輪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釋交
隻輪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
易輪轍隻踦居宜反一本作易琦穀梁傳作匹馬倚輪
無又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輪居宜反說於綺

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解
輪無反者服虔曰𨔵音奇偶之奇師古曰𨔵隻也言盡
虜獲之𨔵音居宜反案作𨔵作𨔵作倚皆奇字之通借
疑公羊傳本作匹馬𨔵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𨔵
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
本作隻文義已明反訓爲𨔵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
作易輪亦誤

若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
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

毛傳文例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詁訓能委曲順
經不拘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茲

偶舉數則以質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淇與赫兮咍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伸帶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中谷有蕓條其歎矣傳條條然歎也黃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疾驟非有道之車

韓詩略同

有經重文

而傳一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

論難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

曰信

爾雅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與毛傳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

有經

分而傳合者如旄邱瑣兮尾兮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
載脂載葦傳脂葦其車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女曰
雞鳴將翔將翔傳聞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衿批兮達
兮傳批達往來相見貌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
為輔翼也常武匪給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
蓼有且傳蓼且敬慎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
駉牝三千傳駉馬與牝馬也淇與綠竹猗猗傳綠王芻
也竹蕭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甃傳中中庭也唐堂塗
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
沮傳漆水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興來歲嗣往歲也蕩疾

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矣
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闕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
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
生民鳥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后爲後之假借

儀禮鄉射禮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
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
引孝經說取孝經總授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
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
當從后案說文彳部後遲也从彳以夕者後也又后繼

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尸之从一口發號
令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从后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
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
借字禮記後多作后大學一篇全用后字說文訓后爲
繼體君則義可轉爲先後之後故孝經說云后者後也
然要非正字鄭注儀禮據今文孝經從今文不從古文
未聞也又賈公彥謂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
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
祿位而守其祭祀皆作後不作后蓋據古文改之非漢

以來之舊矣

五帝本紀書說

史記載尙書今文爲多閒存古文義其詁訓多用爾雅馬融注及僞孔傳往往本之唐司馬貞謂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尙書此說甚誤余讀尙書以史記參之其義始通不特詁訓已也昔著尙書集解曾纂錄之而未盡欲以二十八篇采史記注之更以己意發明之今老矣精力不能全逮姑就孔傳本堯典錄史記於上以尙書證之所以祛索隱之惑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

尙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孔傳言故上世之功化案史

以放勳爲堯名猶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也釋文引馬融云放勳堯名與史合說文勳从力熏聲勳古交勳从員史記今文尚書也故作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動孔傳本古文尚書也當作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此益釋經之光被富而不驕貴而

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此益釋經之能明馴德克

俊德傳能明俊德之士案爾雅克能也徐廣曰馴古訓字俊馴聲相近蓋古文尙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尙書作

克明馴德訓順也古文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本鳥獸孔傳以若爲順而五帝本紀作誰能馴予工誰能馴

予上下草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族既睦平章

木鳥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族既睦平章

百姓傳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便則訓辯遂爲辯章案毛詩采鼓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毛詩爲古文韓詩爲今文

是古文平字今文多作便古文尙書平章百姓今文尙書便章百姓大傳作辯章是書文之詁訓今文百姓昭

之或體唐時三家已亡故司馬員取以當今文百姓昭

明合和萬國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傳協合案漢碑及石經邦國字互見宋洪适謂經典邦或作國

蓋所傳本異非由避諱是古文尚書乃命羲和敬順昊

作協和萬邦今文尚書作協和萬國

天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傳使敬順數法日月星辰

星辰索隱曰此言數法是訓象二字案論敬授民時

語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象者可象法也

敬授人時案兩漢人所引分命羲仲居郁夷宅

多作民時亦古今文之異

宅居也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周鏡案說文土

部謂堯夷引書宅堯夷是古文尚書作堯夷也

後人所改考靈耀為今文是今文尚書作周鏡史記此

夷日湯谷本傳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淮南子曰日出湯

谷浴於或池則湯谷亦有他說明矣據此知史記本同

淮南作湯谷司馬貞既知作湯谷有他證又改依尚書

何耶茲復其舊玉篇引說文云豸日出東方湯谷所登

博云木也今說文亦改作陽谷又說文山部云嵎鏡嵎

谷也辭夷禺鎮嶠鎮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土部塢夷

正場谷陽大小夏侯三家當互有不同說文借書為正

辨本孔氏亦不廢今文猶詩主毛氏復徵魯韓也

道日出便程東作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賓導秩

攬書出日謂日出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辨秩東作則

是訓秩為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案說文引書平辭東

作此古文尚書也史記作便程東作此今文尚書也

與秩古今字程與秩聲相近下同史正義索隱隨字立

訓曰中星鳥以殷中春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殷正也

非以正中冬孔傳以殷為正本史記此作殷蓋因集解

引孔傳而誤疑古文尚書仲春仲秋言殷仲夏仲冬言

正今文尚書則通言其民析厥民析傳言其民老鳥獸

正也古文仲當為中其民析壯分析爾雅厥其也鳥獸

字微鳥獸孳尾傳乳化日孳交接日尾家古文尚書鳥

或作尾此孔安國以申命義叔居南交申命義叔宅南

今文讀之之證傳非申命義叔居南交案爾雅宅居

六五八

進三

三

也故史公以宅便程南為敬致也平陝南說敬致傳訛化
 為居孔傳本之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
 言東作夏言南為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張守節曰為音
 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張守節曰為音
 干偽反案說文口部吡動也引詩尚寐無吡言部語言
 也引詩民之譌言無訛字釋言訛化也當作吡郭注引
 詩四國是訛今詩正作吡化動義相台免爰尚寐無吡
 與說文同而釋文本或誤作訛無羊或寢或訛亦當與
 免爰破斧同而唐石經及今本誤作訛本俗字乃化動之
 訛言當從說文作譌而今誤作訛訛本俗字乃化動之
 吡譌偽之譌反兩用之不可以不辨也孔傳訓訛為化
 是古文作吡矣古為字或作偽見詩采芣及荀子性惡
 故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張守節音為于偽
 反亦從漢書讀是今文尚書作南偽也史記舊本作論
 者因尚書作訛俗人謂為與說通曰永星火以正中夏
 遂誤加言傍今據索隱正義校正曰永星火以正中夏
 日永星火其民因鳥獸希革厥民罔鳥申命和仲居西
 以正仲夏其民因鳥獸希革厥民罔鳥申命和仲居西
 土分命和仲宅西案中春同書作分命此又作申命當
 有一誤居西土蓋以義言之徐廣曰一無土字則據

尙書刪

曰柳谷

曰味谷傳味冥也案古文尙書曰味谷

之也

曰一作柳谷

據此知史記本用敬道曰入

今文後

人依尙書

所改今正之敬道曰入

言導日

入言送案

說文入內也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

知古內

入字本作

內周禮鍾師納夏注故書納作內杜

子春云

內當爲納

轉從漢讀也史訓納日爲日入知經

必作內

字孔傳本

爲古文不應反作納知亦從漢讀改

也又此

同仲春言

敬道疑今文經亦作寅賓與孔傳異

集韻載

釋文餞作

淺今釋文作餞是後人所改正義釋

傳云送

行飲酒謂

之餞故餞爲送便程西成

也不云

淺讀爲餞

是孔本作餞也

星虛以

正中

秋宵中星虛以殷仲其民易

田與夏

平也案爾

雅平均夷弟易也是夷易義同故古

文尙書

作厥民夷

今文尙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

訓義得

爲平然其

說支離不可從今文每以爾雅展轉相

如鳥獸

孳尾義爲

字微而今文卽作字微可證孔傳詁

訓多用

史記而鳥

獸孳尾不以尾爲微厥民夷不以夷

為易者以今文經作微作易恐相涉致嫌故別下已意

以區別之而不知孔安國得壁中書曾以今文讀之矣

馬鄭注古文亦采用今文矣六經之古今文雖古義勝

者為多然未嘗不互有短長非可偏主一家也史記舊

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注鳥獸毛毳鳥獸毛毳案

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為刪正鳥獸毛毳是古文尚書作毛毳也

鄭康成河禮注皆作鳥獸毛毳是古文尚書作毛毳也

史記作毛毳當是今文不知孔傳本何以亦作毳字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傳

詩傳朔方朔方朔案爾雅朔北方也毛

北方也朔方朔案爾雅朔北方也毛

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大傳

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案古文尚書不在朔易

今文尚書曰短星昴以正中冬日短星昴其民燠厥民

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日短星昴其民燠厥民

隩室也案古文尚書厥民與今文尚書厥鳥獸毳毛

民燠釋文引馬云燠也是馬從今文讀鳥獸毳毛

毳毛傳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案說文引書鳥

毳毛是古文尚書作衰毛也史記作毳毛蓋是今文

尚書徐廣

歲三百六十六日

帝曰咨汝義暨抑莽以閏

月正四時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案古文尚書以閏月定

已見上故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允釐百工庶績成熙傳

於此省文

皆熙廣也案釐正也故爲飭爾雅庶衆也又熙興也注

引書庶績成熙

熙興義同聲亦相近蓋古文尚書庶績成熙今文尚書庶績成熙釋文云熙興也此當是馬

義取今文爲說也

孔傳見今文經作興遂不取爾雅別

訓熙爲廣

堯曰誰可順此事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

將登用之

案咨咨可否也若順也時是也此也古文尚書疇

以義增加

經文所無史記事字則經庸字之訓也放齊

曰嗣子丹朱開明

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傳允國子爵朱

同訓爲繼釋文引馬云嗣也張守節曰鄭元云帝堯允

三

三

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是馬鄭注古文皆用今文為
 說而孔傳棄絕三家徒自立異創為國爵之說其設心
 豈可問耶凡經傳古文啟字今文多作開彌堂謹案毛
 詩東有啟明三家詩東有開明見大戴禮記四代篇
 堯曰吁頑凶不用帝曰吁罷訟可乎傳吁疑怪之辭言
 案左傳器頑異義此古今文之別也釋文云訟馬本作
 庸是古文尚書作器庸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為
 凶馬既作庸鄭王亦作庸可知書釋文每舉馬本以該
 鄭王正義又許鄭王而略馬本其實馬鄭王並注古文
 苟非王肅所改不容有異書言可乎謂如堯又曰誰可
 此之人豈可用乎故史以不用釋可乎也

者帝曰疇咨若予采蒙上文順此事也謹兜曰其工勗聚
 經又省若子采蒙上文順此事也

布功可用鳩聚係見也數共工鳩係功傳都於歎美老辭
 文勗為方依說文鳩當作述說文係具也故為布輝文
 引馬融亦云具也孔傳言見非是方作如字讀亦談古
 文尚書方達係功今文尚書勗鳩係
 功都歎美之辭故史以為可用也

屈僻似恭溷天不可

帝曰呀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

詩東門之栗有靜家室薛君曰靜善也庸用也曰僻也

象似也蓋古文尚書作靜言庸違故孔傳云起用行

而違背之今文尚書作靜言厥庸回故史言其用僻以

不可釋經之呀孔傳本之不可與可用相對合上文誰

不可順此事不用誰可者下文蘇不可試堯又曰嗟四

不可用戲之西漢人解經簡而明若此

嶽爾雅杏嗟也字林云嗟古嗟字是咨嗟義同說文嶽

從山獄聲卽古文湯湯淇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湯水

象高形出卽岳字

方割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漢包襄上也案論語君子

也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

是古文蕩蕩字今文作湯湯爲古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

天爲

湯

誤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蕩

倒句史以義讀順之故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下民其

云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皆曰鯀可也鯀曰於鯀哉傳僉皆

俾文傳俾使文治也言皆曰鯀可也案以可釋經之於

民吝嗟憂愁病水困苦皆曰鯀可也案以可釋經之於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帝曰吁咄哉方命圯族傳僉皆

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案方命負命也方負聲相

近古文尚書方命圯族今文尚書負命圯族釋文引馬

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則馬鄭王注古文皆取今文

為說矣孔傳之意讀咄哉方為句命圯族為句師心好

異力改舊義以古今文相難殆欲毀彼眾家獨伸已是

其心術之不可問也若此史以不可釋經之咄哉或古

文咄哉今嶽曰昇哉試不可用而已岳曰昇哉試可乃

文作弗哉嶽曰昇哉試無成乃退案古文尚書岳曰昇哉試

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案古文尚書岳曰昇哉試

可乃已今文尚書嶽曰昇哉試不可而已用字乃史公

以義增足昇舉也而乃也可不可也四嶽言鯀可舉而

用之試用而不可乃已之孔傳以試可為可試以乃已

為無成乃退若從今文以可堯於是聽嶽用鯀帝曰往

為不可不必空增無成矣堯於是聽嶽用鯀欽哉傳

幼鯨往治水命使敬其事案此以義釋九歲功用不成

經也劫使往敬其事是聽嶽用鯨也九歲功用不成

九載績用弗成家古文尙書九載績用弗成今文尙書

乃本異也下文三載考績史記亦作堯曰嗟四嶽案古

三歲一考功古文弗字今文多作不堯曰嗟四嶽案古

尙書四嶽今文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案異踐聲相近古文尙書異朕

位今文尙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異由四嶽言之曰踐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尙書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案古文

嶽曰鄙德忝帝位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問孔作了所鄙

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爲多鄭康成以古論校正之是古

文論語作子所否者今文論語作子所鄙者與書古今

文正台書古文否字當從今文讀爲鄙孔傳欲異於今

文故別訓爲不釋文否方久反此孔音也又音鄙此馬

鄭義從今文說也學者審之至魯論鄙字則當從古文

作否鄭君所校最是琳謂古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

今文不可偏主於此見之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

六之九

不華幸

七

匿者之明明揚也及疏遠隱匿者此釋經之側陋也

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師錫帝曰有鰥在

尚書有鰥漢人始作矜在下在民間也孔傳在下民之中

皆作鰥漢人始作矜在下在民間也孔傳在下民之中

此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也案古文尚書子聞如何今

文尚書朕聞之如何爾獄曰盲者子有目不能分別好

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案此當父頑母嚚弟傲頑

從史記以瞽為盲者孔傳無理之至父頑母嚚弟傲頑

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母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字相配蓋今交經作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以孝烝烝又治格至也堯曰吾其試哉案爾雅吾我也

克能諧和又治格至也堯曰吾其試哉案爾雅吾我也

古文尚書我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是時傳堯於

今文尚書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是時傳堯於

案女謂堯妻之以二觀其德於二女觀厥刑于二女傳

女也于於也時是也觀其德於二女觀厥刑于二女傳

書觀厥刑于二女今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媯降二女
降下案史公皆以釐爲飭上允釐如婦禮媯于虞傳媯
百工作信飭百官爾雅降下也婦禮媯也行婦道
於虞堯善之帝曰欽哉傳歎舜能修已行敬以
氏安人案史以義釋經故云堯善之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三

經四千四百五十四字
注四千五十七字